



人生之旅

——《小思散文》隨思斷想

● 江春平

一· 苔· 竹· 禪靜觀人生

小思的散文，對自然的愛，寄寓於物，特別表現在她對苔，對竹的喜愛上。作者在忙碌的人世中，貼近自然，以佛禪之心，靜觀人生。

苔，給人的感覺是冷，清涼的濕冷，猶如綠色的冰塊。它長在無人問津的石上，無須太多的土壤，無須精心的栽養，過多的訪顧反而驚擾了它的成長。只要給它一個任由生長的空間就行了；無須熱烈的陽光普照，冷清寂寞是它的本性。太多的陽光，反而灼傷了它的成長。幽涼是它所需要的，陰濕是它所需要的。它

“使花也無色，樹也無色（《一夜苔生》）的苔綠，擁一襟翠綠而出。雖無樹竹的高拔，無繁花的多彩，而小思，卻深深喜歡上了苔。惜苔，愛苔，種苔，賞苔，身處物慾橫流的繁華大都市，有誰會惹憐起這不起眼的小生命呢？苔，是都市人不容易接納的，人們無暇也無意留意的生命存在，觀賞它需要一種心境。看到青苔，它的潮濕陰冷的本性，祛除了你的鬱熱；看到青苔，它的寂寞孤獨的本性，抹去了你的浮躁。它有著頑強旺盛的生命力，是深思哲學者的代言人；它不張揚，摒棄塵俗，使人聯想到悠遠的意境。可惜，有多少都市人懂得珍愛苔呢？養苔之人，在寂寞的人世中，無怨無爭，靜守那份寂冷的耕耘，頑強而執著。

竹，自古是名人雅士所喜好的東西。東坡愛竹，板橋愛竹，在竹中，寄寓了他們的超然灑脫，清高正直，忘塵俗之物慾，戀自然之清幽。小思亦愛竹，仍因竹之幽深，“叫人從淡中，洗滌了許多雜念”（《禪白》）。作者在心性的調節中，已入禪入定，宛如當年的劉禹錫，“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斯在異國，唯觀我心。

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小思，深深浸潤了禪的精神。且看她的《本來這個不須尋》，在異國佛院，“律例只教我的心，宛如沉落深淵”，年輕和尚的怒喝和為雷的戒板聲，使她“本欲歸去塵俗”。然而，清晨之時，赤腳穿廊坐定看簷前滴水，青石苔痕，濃葉中閃落而出的晨光，以及靜聽那初醒鳥兒的試唱，使她悠然頓悟。一切生命自黎明升起，緊貼大自然，“看庭前雲卷雲舒”。她有了觀照自身的明澈。正如《葉子該哭》中作者所說的，別了自然，為別人“設計”而活，是艱苦悲哀的歷程。小思是不會如此的，春秋冬夏，朝來夕往，坐看雲起時。她在自己的堅守中，靜觀人生。

二· 童年· 懷舊· 夢回味人生

童年，是每個成年人都無法擺脫的回憶。童年時期的心靈，是既純潔又美麗，既幼稚又深奧的，周圍的一切，山水自然，人物事件——

香江文壇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都以一種特殊的形態描繪在這顆心靈上，那麼真切，卻又有些飄渺；那麼深刻，卻又有些神秘。童年生活，近視不像，遠觀則美。遠觀時把握景物的整體神韻，各個片斷往事，構成完整而悠遠的意境，顯現一種溫馨回味的距離美。穿過世間迷亂的塵煙，走向記憶深處，尋找童年的單純和美麗。作者對美好情操的呼喚，對生命真諦的追尋，從童年，從故土，尋到了真誠美善。《童玩》中的凳子遊戲，幼稚的狡黠聰明，小領導的苦樂憂喜，《故事》裏把“8”字寫成兩個圓圈的孩童的愚頑，《懷舊十題》，黃舊的藤書篋，隨著個頭長高可不斷加長吊帶放寬鈕扣而久穿不棄的像倒挂了個大藍布袋的工人褲，花花綠綠的木屐，不斷冒泡喝後會打長囁的沙示，夏季悠長的“白——糖——糕”的叫賣聲，莊重、沉實的紫檀家具，美其名曰“四蹄踏雪”的舊藤椅，讓人興奮的說不完故事的廣播節目，街景的歡愉與悲淒，砍柴的刀功和燒柴的煙熏，所有的記憶，彷彿沉澱的快樂珍珠，拾擷起來，顆顆晶瑩剔透，閃閃發光。這是童年之夢，懷舊輕柔之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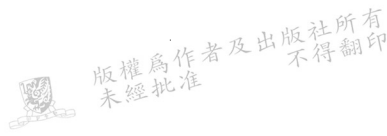
現實生活的夢境，遠沒有遙遠之夢的美麗和縹緲。在命運之門前，每個人都承載著自己的夢想，向理想之門飛奔。人生走廊，總有黑暗的無盡的延伸，很努力的跑，“腿卻很不聽命，跑不動，走廊卻急速後退”。原以為到終

點，伸手開門，門開了，但前面仍是很長很長的走廊，努力再跑，卻在門開時同樣發現，前面的長廊和門。這長廊似乎永無盡頭，而那扇門，似乎永在遠方。如今之夢，在《門》中，得到一種誇張的展示。作者在《門》中運用的象徵蘊意，與“苔”的象徵蘊意一樣，都是不言而喻的。夢的意境，在朦朧與顯隱之間，透露了複雜的思維情緒，這往往是作者隱藏自己與表現自己之間的最佳表現形式，是自我情緒在“夢”中的投影，是潛意識中“自我”的形象象徵。這夢，做的並不輕鬆。作者在對現實的疏離與隔絕中，有歡欣，也有驚恐，有休閒自得，也有焦慮緊張，追尋過去，品味現實，回味人生。

三·學校香港日本擁抱人生

學校是小思耕耘的主陣地，學生是她始終關懷的對象。她愛青年一代，當過班主任。《把苦悶放逐》對學生的苦悶心理疏導，要求學生幹應該幹的事，把苦悶拋開。《浪費別人的生命》對遲到現象的分析與譴責，含蓄婉轉。《今天不回家》、《我為什麼要長大》，分析利弊，指出矛盾弊端，循循善誘。一個愛崗敬業、和藹可親、關愛學生的慈母般的女教師形象，躍然紙上。

香港，一個背負著滄桑歷史的城市，小思



以一個本土香港人的目光來審視評價香港，以強烈的時代感和濟世情懷，對於人生的各種現象，對中華民族傳統人文精神透察、感應、省思和發掘，充滿“感時憂國”的情愫。出生於香港，香港就是她的故鄉，然置身其間，卻又有一種疏離感和不適。有感於都市文明的異化，作者以切實感受來思索現代人的生存境遇，用清醒的理性認識來關照世事，以人的價值、理想、精神來批判現實不合理的現象。作品呼喚道德和正義，有一股強勁的思想衝擊力，義正辭嚴。纖纖女子，卻“柔肩擔道義”。如《玻璃幕牆》，提出了發人深省的“怎樣在玻璃幕牆包圍中，牆裏牆外的人能溝通協調”的社會問題。《璞玉》把孩童的教育和社會大環境相連，對社會的擔憂不言而喻。《誰的責任》、《再說誰的責任》，則對教育制度的弊端揭露無遺。小思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還表現在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勞動人民的稱頌上。《挑山》對挑夫的刻畫，並由此聯想到繙夫、中國百姓的命運，流露了作者無限的敬仰與同情。《中國的牛》對牛的尊敬，其實是對如牛般勤懇工作的人的尊敬。《彤雲箋》對造紙師的謳歌，是對創造幾千年文明的勞動人民的謳歌。

對日本文化的敬仰和對本國的文化反思，對日本歪曲歷史的抨擊和對中國歷史的反顧，

小思書寫了一曲濃烈的愛國篇章。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民族尊嚴感，維護和平憎惡戰爭的思想，傾瀉筆端。《禦手洗和風呂》一文中，作者對日本的禦手洗所表現出來的衛生和文明意識，反思香港市民的日常所行，表現了作者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覺反思和主人翁的社會責任感。《四個印象》展示日本人的四個特點：健康，愛旅行，愛畫畫寫生，愛研究生物，對日本人的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獨特的文明內蘊推崇讚賞不已。《兩張舊報紙》指出日本當時的報紙和後來的教科書，陳述盧溝橋事變為“中國不法”，“日本被迫還擊”，歪曲了歷史真相。《一座記恨館》，描述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有意向日本人民灌輸“有恨無悔”教育手段，隱瞞歷史慘劇的真正兇手，隱瞞自己侵略的野心和罪行，而現今的日本人卻不能很好的還原歷史，看不到歷史的真面目。當看到遊客留言簿上輕描淡寫的“peace”和無關緊要的“no more”時，激憤已為悲涼所取代。此外，對馬關、馬關的春帆樓、長崎等地方的描述，都在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歷史。忘記歷史，意味背叛！每個慘痛的歷史印記，都應如實的留在彼時彼地，但更應留在人們的心中。

四. 修心淡念反觀超脫人生

小思對豐子愷的為人為文，推崇備至。在

香江文壇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豐子愷漫畫選釋》中，小思化用古典的文詞，表現自己的涓涓情流。豐子愷的人生是超脫的，質樸而無欲無求。小思生活於繁華熱鬧的都市，目睹迷錦亂繡，華麗穠綺的世俗生活，卻癡癡獨立，在水一方，“不為繁華易素心”。漫漫人生途，小思在艱辛中求灑脫，在抗爭中尋超脫。正如她在《竹談》中所言，“愛竹，絕不是為了什麼清俗——反正，我同時也愛分花拂柳的豔媚。”不流於故作清高，不掙扎也不排斥繁華濃豔，小思對人生，似乎透徹到無怨無艾，包容一切。這不可不視為一種超脫。超越了痛苦與幸福的矛盾，超越了願望與現實的矛盾，超越了個體生命在認識和實踐等多方面有限性與宇宙空間無限性的矛盾，實現這種超越的根本因素就是人的精神。小思心性的修持，與其師唐君毅的新儒學思想相關。唐先生認為，人生的根本在心，或者說在精神，因為從外面看，人雖是現實的物質存在，但是從內裏看，則是精神的存在，精神與身體比較起來，更能代表人的“自我”，因此，心是身的主宰，而身只是心的外殼。基於此認識，他把人的一切活動都視作心的活動，精神的活動。他指出，人生的目的不在追求快樂，不在滿足慾望，也不在求生命的更廣大豐富，而應該在實現自我。人生最大的幸福，乃是純粹精神活動的幸福，人要時時以反籬的精

神細細品味生活的意義，去求取人生的智慧，使自己的心靈對於真理永遠有新的發現的歡悅。同時，人不要悲歎自己的失望，而要勇於戰勝自己的煩惱，也不要把自己的快樂化為狂歡，而要經得起生活的狂瀾。由此，雖深感路之遙程之苦，形之單行之艱，（《門》中之夢的寓意），可小思還是樂此不疲的做一個“掘文墓者”，孜孜不倦地教導學生。雖融情於事，卻濃情淡念，沒有大悲大慟，沒有至喜狂歡，沒有騷動不安，沒有浮躁氣盛，一切的一切，心如洗，志如堅。承擔命運，接受悲哀，反觀自省，在自然中貼近感動，待人處事，從善從好，對工作的意義追求不在結果，而在工作過程本身。默默耕耘，超然人生。●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